

村上春树文集

再袭
面包店

林少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村上春树文集

再 袭
面包店

林少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袭面包店 / [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8 (2001.9 重印)
(村上春树文集)
ISBN 7-5327-2632-0

I. 再... II. ①村... ②林... III. 短篇小说—作
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3932 号

再袭面包店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插页 5 字数 111,0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5,101—25,200 册

ISBN7-5327-2632-0/I·1530

定价:12.40 元

Haruki Murakami

PAN - YA SAI SHUGEKI

Copyright © 1986 by Haruki Murakam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 - 2000 - 467 号

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及其艺术魅力

(总 序)

林少华

在日本当代作家中,村上春树的确是个不同凡响的存在,一颗文学奇星。短短十几年时间里,他的作品便风行东瀛列岛。出版社为他出了专集,杂志出了专号,书店设了专柜,每出一本书,销量少则十万,多则上百万册。其中一九八七年的《挪威的森林》上下册销出七百余万册(一九九六年统计)。以纯文学类小说而言,这绝对不是普通数字。在日本以往的小说销售记录中,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项羽和刘邦》二百三十万册,最高;其次是渡边淳一的大众小说《化身》,一百四十七万册。而《挪威的森林》远远超过了这个记录,在以青年为主体的广大读者中引起前所未有的反响,甚至出现了“村上春树现象”、“《挪威的森林》现象”。不少文学评论家、大学教授以及学术性刊物都撰写或发表了关于村上研究的专论。据《国文学》杂志统计,截至一九九五年三月,

关于村上研究已出专著九种,杂志特集五种,收论文一百十一篇。加上散见于报刊的以及这两年新的研究成果(如一九九七年五月小学馆《群像日本作家之二十六·村上春树》所收二十余篇论文和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吉田春生的专著《村上春树的转变》),现在当然不止此数。

并且,村上春树的影响已不限于日本国内。美国翻译并发行了《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舞!舞!舞!》,短篇集《象的失踪》以及《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奇鸟行状录》,几乎包括了其主要作品。无论质量还是发行量都堪称全美首屈一指的文学期刊《纽约人》(《New Yorker》)也刊载了其数篇短篇小说的英译本。据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教授 Hosea Hirata 介绍,“还没有像村上春树这样作品被如此彻底翻译成英文的日本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也只能远远望其项背。

德国翻译了《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两部长篇和《象的失踪》、《再袭面包店》等六七个短篇,引起了善意的反响,各大报纸都发了书评予以赞赏。德国日本研究所的 Jürgen Staalph 认为其原因在于“村上春树提供了性质上同德国人以往所知道的日本完全不同的东西”,村上春树的长短篇“简直像乘过山车一样,时而电光石火般一泻而下,时而以柔和悒郁的速度缓缓迂回上升。极尽想入非非之能事,语调却又那样轻松淡定,淋漓酣畅地挥洒着来去无踪的睿智的火花。不时令人哑然的新鲜的隐喻又织就极其斑斓的色彩”。

在韩国,村上的主要作品大多被翻译出版,其中《挪

威的森林》和《且听风吟》不止由一家出版社亦不止一次出版。汉城檀国大学副教授金顺子撰文说目前村上春树是韩国最受欢迎的作家。关于其原因，“一是由于较之大江健三郎的东西更引人入胜”，“二是‘日本小说’感淡薄”，“三是村上春树作品中荡漾的空虚感、失落感引起读者的共鸣”。

近至我国港台地区，“村上热”仍在升温。在台湾，村上的中长篇小说几乎全部被翻译过来，由台北的城乡出版社、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和可筑书房等相继出版。《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读书周刊都曾发表长篇书评。被视为村上作品的若干特点（如“物质化倾向（拜物）、虚化式的预言以及百货公司式的当代生活场景”）均有台湾作家追随和模仿。当地出版商认为村上永远是“书市最佳票房”，因为“他的神秘力量似乎让读者现在所处的时空的无聊感正常化起来，读完后有一种虚脱……甚至身边的物质也顿时变得清晰”（《中华读书报》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大陆反响亦非比寻常。《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等报先后发表书评，《外国文学评论》、《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艺》、《译林》、《出版广角》、《好书》、《黄金时代》等刊物，以及《解放军外院学报》、《中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CUPA》等学术期刊，也都发表了评介文章，视村上春树为日本当代独树一帜的作家，对其作品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译者已收到数百封读者来信。

有的读者说读《挪威的森林》不下十遍，“每一遍都不令人失望”。就日本文学以至当代外国文学作品来说，得到如此反响近年来在我国恐怕是极为少见的。

那么，村上春树及其作品受到如此欢迎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里想着重从其艺术魅力角度略加剖析。在此之前，我想有必要先请读者走进村上的小说世界，浏览一下里面的风光，感受一下它的气氛。

二

村上春树是以中篇《且听风吟》(以下简称《风》)开始文学创作的。《风》的情节不很复杂。“我”在酒吧喝酒，去卫生间时见一少女醉倒在地，遂将其护送回家，因担心她出事而陪其过夜。翌日晨少女发现自己身上一丝不挂，斥责“我”侮辱了她，“我”有口难辩。几天后的一次偶遇，使得两人开始交往，逐渐亲密。大学暑假结束“我”即将回京时，两人一起来到海边，交谈过程中不时陷入沉默。“等我注意到时，她早已哭了。我用手抚摸她泪水涟涟的脸颊，搂过她的肩。”于是“我”油然而起温馨恬适的心情，陶醉于“海潮的清香，遥远的汽笛，女孩肌体的感触，洗发香波的气味，傍晚的和风，缥缈的憧憬，以及夏日的梦境……”。不料当“我”寒假回来时，少女已无处可寻，只好一个人坐在原来两人坐过的地方怅怅地望着大海。

这部中篇是作者经营爵士乐酒吧期间在厨房餐桌上创作的，获第二十二届群像新人奖(一九七九年度)。

该奖评审委员吉行淳之介认为：“爽净轻快的感觉下有一双内向的眼……每一行都没多费笔墨，但每一行都有微妙的意趣。”另一位评审委员丸谷才一评论说：“总之才华甚是了得。尤其出色的是小说的流势竟全无滞重拖沓之处。”这也是村上的成名作，在日本已售出一百四十余万册。

《风》获奖后，翌年作者又写了一部中篇——《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以下简称《球》）。《风》中的主人公“我”和“鼠”在此重新出场，故事以“我”和“鼠”两个系列平行推进。“我”大学毕业后同朋友开了一家小小的翻译公司，经营一帆风顺。但不久我开始对现实生活产生乖离感。无独有偶，一对莫名其妙的双胞胎女郎突然来“我”宿舍同“我”一起生活。为了消除这种乖离感，“我”开始听别人大讲各自故乡的故事，开始去死去的恋人直子家乡的小站寻找那条狗，开始为配电盘举行煞有介事的葬礼，开始寻觅以前打过的那台弹子球机——“1973年的弹子球”。与此同时，留在故乡的“鼠”也陷入迷惘困惑之中。他一方面迷恋作为自己心中“原生风景”的防波堤灯塔，一方面憧憬陌生的街市、陌生的风景；一方面珍惜天真与单纯，一方面渴望变革与成熟。而当他最后决心告别故乡之际，海底的安宁与静谧又俘获了他的心。“我”因找到1973年的弹子球机而得以清算青春旧账，“鼠”则依然难以从青春的innocence（纯真）中自拔。

这部中篇延续了《风》的主题，无处不令人感受到主人公对已逝青春的充满诗意的叩问、依恋和思索，以及对往日故乡的守望、牵挂与伤怀。写法随意而又细腻，

于虚幻与空灵之中带出沉重的现实感和深切的生命体验,进一步透露出作者对小说本身的思考和游刃有余的情节操作,铺垫了村上文学的基本走势和基调。《球》在日本行销一百万册。

《寻羊冒险记》(以下简称《羊》)则是村上第一部较够规模的长篇。书中主人公“我”与同伴合伙经营一家广告公司。在妻丢下一句“和你哪里也到达不了”而离开家门以后,“我”同一个既是出版社校对员又是应召女郎同时兼做耳朵模特——耳朵漂亮得“摧枯拉朽”——的女孩相识。初次见面不到三十分钟女孩便宣称“我们最好成为朋友”,之后不时来“我”宿舍同居。为时不久,一个右翼巨头的秘书限“我”在一个月找到一只背部带星纹的羊。但日本偌多羊群,找一只羊谈何容易!但耳朵漂亮的女友却一口咬定此事必然顺利,催“我”速速起程。于是“我”同女友仅以一张“鼠”寄来的照片为线索,开始了“寻羊冒险记”。他们在札幌海豚宾馆遇见羊博士。羊博士当年是农林省高级业务官僚,由于一次被羊进入体内而又离去,遂变成性情古怪的“羊壳”。其后羊进入一个右翼头目即“先生”体内,使其构筑了一个暗中操纵整个日本的强大权力王国。由于羊博士的指点,“我”和女友找到那只羊出现过的牧场。原来这牧场有鼠父亲的别墅,鼠则不知去向。“我”几次追问羊男——一个形体酷似羊的人——都不得而知。最后在黑暗中“我”同鼠相见。鼠说他因羊进入自己身体而决意自杀以免受羊的操纵。当“我”完成任务下山乘上列车时,山上传来爆炸声,并腾起一道黑烟。

《羊》发表于一九八二年，同《风》和《球》算是三部曲。据作者自己介绍，在写完《球》后，创作上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语言风格的继续追求，二是故事情节的营造即如何写得有趣，而最终选择了后者。写罢认为是成功之作，“坚信会写得顺利，果然顺利到最后，在恰到好处止笔”。（《文学界》一九八五年八月号）当有人问及羊到底象征什么的时候，他说自己也不晓得，而小说成功的原因恰恰就在这里。《羊》在日本销售近二百万册。

一九八五年发表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以下简称《世》），从形式到内容都可谓别开生面，从目录即可看出，故事是按两条线向前铺展的。一条是“冷酷仙境”（Hard-boiled Wonderland）——在以东京为舞台的现代大都市里，主人公接受一位老博士交给的特殊数据计算任务，要求务必在第三天完成。完成后，老博士送给他一块独角兽头盖骨。为此去图书馆借阅资料时，得以同容貌姣好而“胃扩张”的女馆员相识继而相亲。一日，一高一矮两个“有背景”的强盗破门而入，逼他交出兽骨与数据，并将其肚皮划开一道口子。养伤时，老博士正值妙龄的孙女前来告知其祖父处境危险，请他前往营救。随即两人一道潜入“夜鬼”出没的地下，一路险象环生，触目惊心。最后，他自己也面临二十四小时后离开人世的命运。心灰意冷之余，同女馆员度过亢奋而空虚的几个小时，而后驱车前往荒凉的海滩，静候死的来临。另一条线是“世界尽头”，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山川寂寥，街市井然，居民相安无事。可惜人无身影，无记忆，无心。男女可以相亲却不能相爱。爱须有心，而心已被

嵌入无数独角兽头盖骨化为“古老的梦”。于是“我”每天面对头盖骨“读梦”不止。

这的确是一部奇思妙想之作。小说把极为荒诞的构思同极为严肃的主题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寓庄于谐，虚实相生，场面奇特，气势恢宏，发人深省，给人启迪，堪称一幅幅经过变形处理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人们心态的绝妙缩影。此作获第二十一届谷崎润一郎奖（一九八五年度）。评审委员丸谷才一有这样一段评语：这部长篇“几乎天衣无缝地构筑了一个优雅而抒情的世界。……通过游离世界而创造世界，通过逃避而完成冒险，通过扮演‘无’的传达者而探求生之意义”。《世》在日本销售一百余万册。

《挪威的森林》（以下简称《挪》）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村上代表作。“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又译硬壳虫或披头士）一支“静谧、忧伤，而又令人沉醉莫名”（《村上春树全集月报·六》）的乐曲，小说主人公的旧日恋人直子曾百听不厌。十八年后，“我”在飞往汉堡的波音七四七上从舱内广播中重新听到此曲，不禁闻声生情，伤感地沉浸在往事回忆里。这是小说开头部分。随即小说主人公渡边以第一人称展开他同两个女孩间的爱情纠葛。渡边的第一个恋人直子原是他高中要好同学木月的女友，后来木月自杀了。一年后渡边同直子不期而遇并开始交往。此时的直子已变得娴静腼腆，美丽晶莹的眸子里不时掠过一丝难以捕捉的阴翳。两人只是日复一日地在落叶飘零的东京街头漫无目标地或前

或后或并肩行走不止。直子二十岁生日晚上两人发生了性关系,不料第二天直子便不知去向。几个月后直子来信说她住进一家远在深山的精神疗养院。渡边前去探望时发现直子开始带有成熟女性的丰腴与娇美。晚间两人虽同处一室,但渡边约束了自己,分手前表示永远等待直子。返校不久,由于一次偶然相遇,渡边开始与低年级同学绿子交往。绿子同内向的直子截然相反,“简直就像迎着春天的晨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这期间,渡边内心十分苦闷彷徨。一方面念念不忘直子缠绵的病情与柔情,一方面又难以抗拒绿子大胆的表白和迷人的活力。不久传来直子自缢的噩耗,渡边失魂落魄地四处徒步旅行。最后,在直子同房病友玲子的鼓励下,开始摸索此后的人生。

可以说,小说情节是平平的,笔调是缓缓的,语气是淡淡的,然而字里行间却鼓涌着一股无可抑制的冲击波,激起读者强烈的心灵震颤与共鸣。小说想向我们倾诉什么呢,生与死?死与性?性与爱?坦率与真诚?一时竟很难回答。读罢掩卷,只觉得整个身心都浸泡在无边际的冰水里,奔波于风雪交加的旅途中,又好像感受着暴风雨过后的沉寂、大醉初醒后的虚脱……

《挪》写罢第二年,即一九八八年村上推出了另一部长篇《舞!舞!舞!》(以下简称《舞》)。《舞》写的是一个三十四岁离婚男人在北海道一家宾馆经历一段奇遇后,邂逅了已成为超级影视明星的高中同学五反田。晚饭后五反田打电话叫来两个女孩(高级应召女郎)。女孩一个叫咪咪,雍容华贵而又清逸脱俗,足以“唤起男孩永

恒之梦”。不料几天后咪咪被人用长筒袜勒死在一家高级宾馆里。因其钱夹中有“我”的名片而“我”被叫去警察署。“我”为庇护五反田而矢口咬定一无所知。后来“我”问五反田是否杀了喜喜，五反田则回答正在就此考虑：“我杀了喜喜，还是没杀？”翌日报载：大明星五反田驱“奔驰”车入海，自杀身亡。我于是离开东京，重返北海道那家宾馆寻找前一段奇遇的续篇。

较之前面的作品大多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舞台，《舞》将时间背景移至八十年代。作为情节，我个人较喜欢警察署里那部分。其中表现出的不动声色的凄冷苦涩的幽默感为日本文学作品所少见，堪称精妙的不笑之笑。作为人物，主人公“我”是很有性格魅力的。是的，他的生活是很无奈很无聊，既无远大抱负又无特殊本事，但他有一份真诚，对人对事极少偏见。他不时以都市人特有的“洗练”的感性和富有知性理性的幽默谈吐，表达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揶揄和嘲讽。而对于朋友，则待之以诚恳和宽容，充满情义的关怀和人性的理解，从而给这个令人绝望的冷酷世界带来一涓暖流，为人们干裂的心田落下几滴甘露。《舞》在日本销售近二百万册。

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故事围绕“我”同三个女性的关系展开。第一个是“我”小学五年级遇上的转学生岛本。腿有点跛的岛本异常漂亮。两人在岛本家一起听纳特·“金”·科尔的唱片《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和岛本握“我”的手那十秒钟，成为主人公永远刻骨铭心的美好回忆——因为其中有心灵的共振。

第二个女性是“我”的高中同学泉。同泉的交往虽然愉快,但总是多少伴随着无法推心置腹的焦躁。“我”转而追求肉体上的结合,被泉坚决拒绝。不久“我”同泉的表姐发生性关系,泉得知后愤怒离去。第三个女性是“我”三十岁在旅行途中认识的有纪子。结婚后由于有纪子父亲的帮助,“我”开了两间酒吧,赚了钱,买了新车和房子,有了两个女儿,过上世间一般认为的幸福生活。但在岛本相隔十八年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之后,主人公对眼下幸福的感受陡然出现变化。几经曲折,两人终于一起度过一夜。不料第二天岛本不告而辞,不知去向。

这部小说不妨说是一个人的成长史。主人公总是追求“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的风景,最后在同岛本交合时隐约从岛本的眸子深处窥见了太阳以西的世界,却又随着岛本的失踪得而复失——追求得到之日即其终止之时,寻觅的过程亦即失却的过程。作品因“表现的巧拙”而在作者母国毁誉参半,但就其主题而言,确有值得深思之处,作者自己也说“那部小说的确有刺痛我的心的东西”(《群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小学馆 97 年版)。此书在日本发行五十余万册。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奇鸟行状录》(直译应为《拧发条鸟编年史》),梗概大致是这样的:原先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三十一岁的“我”失业了——或者不如说“我”自行扬长而去——由于妻子有工作,暂时在家自得其乐地“以夫代妇”。故事是从六年前结婚时养的一只猫的丢失开始的。猫丢失后,怪事接踵而来。“我”首先接到一个自称认得“我”的陌生女郎的电话,向“我”咨

询她现在是赤身裸体好还是穿上什么好(例如带黑色花边的三角裤);接着一个十六岁女高中生问他,若他喜欢的女孩长有六根手指并有四个乳房他会作何感想;继而一个衣着得体却偏偏冠以一顶红塑料帽的名叫加纳马尔他的女子向他宣布猫的丢失仅仅是一切的开始;随即加纳马尔他的妹妹加纳克里他向他倾诉经过一次车祸后如何失去一切痛感,如何由肉体娼妇变成“意识娼妇”;又来一个老者向他追述四十年前蒙古边境的一口深井以及剥皮鲍里斯……更令他费解的是老婆一天上班后再未回归(他清楚记得这天早上还为老婆拉了连衣裙背部的拉链)。于是他下到邻居院里一口极深的枯井里想了三天三夜。爬出井回家接到老婆一封长信。信中说她近两个月来一直在同一个男人睡觉。而她并不爱那个男人(睡觉纯粹出于瞬间涌来的性欲),爱的仍是丈夫,叫他不要再找她。如此茫然怅惘之间,加纳克里他邀他同去希腊一座孤岛。正准备行装,舅父前来向他授予事业成功的秘诀:凡有疑难应从最简单处入手,比如在合适的场所观察行人面孔,答案自在其中。他立刻如法炮制。观察至第十一天,忽然见到一张以往在酒吧见过的男子的脸,“有什么触动了神经”,他旋即尾随而去,在一间废弃的黑屋子里将对方打得半死,对方却冷笑不止……

《奇鸟行状录》(以下简称《鸟》)的时间背景是一九八四年,创作时间应在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五年。当时作者正旅居美国。就是说作者是站在美利坚大地上来遥望来审视日本这个岛国的。“简言之,日本看上去更像

是翻卷着暴力漩涡的莫名其妙的国家”，是“扭歪变形的空荡荡的空屋”，是“空虚的中心”（沼野充义语，《文学界》一九九五年十月号）。这点对我们理解作品或许可以提供某种启示。作品获第四十七届读卖文学奖。文学评论家丸谷才一在一九九六年二月一日的《读卖新闻》上就此撰文，称赞《鸟》“尽管近结尾部分不无紊乱，但仍极富魅力，若干小故事纵使收入《一千零一夜》亦不逊色，堪称奇才之作”，“给我们的文学以新的梦境”。的确，作者在《鸟》中再次淋漓酣畅地发挥了其编织故事驾驭虚实挥洒文字的气势与才华。如果说《世》是其青年时代平地筑起的一座寒气逼人的摩天冰峰，《鸟》则是其步入中年后向所谓文学极限全力发起的一次冲击。小说出版不久即被《朝日新闻》连续几周列为十大畅销书榜首。

“二十二岁那年春天堇有生以来第一次堕入恋情。那是一场以排山倒海之势掠过无边草原的龙卷风般迅猛的恋情。它片甲不留地摧毁路上一切障碍，又将其接二连三卷上高空……那完全是一种纪念碑式的爱。而爱恋的对象比她年长十七岁，已婚，且同是女性。一切由此开始，一切至此告终。”这是村上春树一九九九年推出的《斯普特尼克恋人》（斯普特尼克即 Sputnik，是苏联一九五七年发射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名称，意为“旅伴”、“伴随者”）的开头。小说情境依然那么孤独、空虚、无奈、苦闷和怅惘，而作者的笔触则更神奇地指向自己——“自己”究竟是什么？归宿在何方？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部自我质疑、自我守望、自我探求的小说，同